

F 非常感受 eichangganshou

□马海霞

独居的张大爷不爱说话。做了这么多年邻居,见面和他打招呼,他也只点点头。只有在喝酒后,他的语言开关才稍微敞开一溜缝儿——他出来送客,爱说一句“慢走”;关系近点的,说两次;要是开口说四句“慢走”,那肯定是大年初五,他的老同学来了。

只有过年那几天,他家才热闹起来。初一到初四是同族晚辈和亲戚来拜年,初五则是老同学来访。他有位老同学,初五这天准骑着自行车、带着

礼物来看他。这一天,张大爷早早就要出门张望好几回。等到他家飘出炒鸡蛋的香味,就知道老同学已经落座了。张大爷不会做饭,唯一拿手的菜就是西红柿炒鸡蛋。儿女年前就把年货备齐了,他切几盘卤肉摆上,再亲自下厨炒个热菜——西红柿鸡蛋,下酒菜就有了。

一对老同学边聊边喝,直到下午三四点钟,便会听见他出门送客。“慢走”说了四遍,大门才缓缓关上。第二天,张大爷一大早就把礼品捆在自行车

后座上,出门去了,下午天擦黑才带着点微醺回来——不用问,是回访老同学去了。

有年初五,没闻到炒鸡蛋的味儿,也没听见一句“慢走”。后来才知道,那位年年来看他的老同学,头年秋天去世了。那个春节,张大爷又沉默了,连我的年也过得有些寡淡。

前年腊月,本家一位叔叔托我打听张大爷的手机号——叔叔的岳父的邻居的亲戚,是张大爷的小学同学,周转多人打听张大爷的联系方式。张大爷

很激动,赶紧把手机号抄给我,请我转交。

失联已久的老同学就这样联系上了。初五那天,张大爷又出来好几趟等着迎接老同学。十点多,人接到了。自行车声伴随着他响亮的大嗓门:“六十多年没见啦,今天可得好好喝两盅!”不出一个小时,炒鸡蛋的香味就飘了出来。下午四点左右,“慢走”的声音穿过窗户传进我的耳朵。一连三声之后,却没等来第四句。“不对呀,怎么少了一句?”我扒着窗户朝外看。“肯定得多送一程。”母亲猜

得没错。半小时之后,有人唱“今日痛饮庆功酒……”张大爷哼着戏回来了。这一程送得可真不近。第二天,我没听见他自行车的动静。母亲说:“你起床都快九点了,老张不到八点就驮着两箱礼出门啦。”

每年“偷看”张大爷会见老同学,成了我过年的保留节目。八十多岁,还能骑自行车出远门拜年,而且像我们小时候那样,带着礼物,非得在人家吃饭喝酒——双方那种藏不住的喜悦,才是真正的“古法”年味。

Z 哲理小品 helixiaopin

角色互换

□董川北

临睡前,给6岁的儿子读故事。故事大意是,一个农村孩子在农忙时节,帮家里用打谷机收稻谷。稻子飞溅,有一粒不偏不倚地飞进了他的耳朵里。当时孩子并没有察觉,直到一天上课时,一股血水顺着耳朵流了出来,才知道已经伤了耳膜。孩子的爸爸赶到学校,背起孩子就向医院跑。在后背上的孩子,发现爸爸泪流满面,于是一边帮爸爸擦眼泪,一边安慰道:“爸爸,你不要哭呀,我一点都不疼,真的……”

听到这里,儿子歪着脑袋问我:“明明是孩子的耳朵受伤了,孩子还没哭呢,为什么爸爸哭了?爸爸不应该是最勇敢的吗?为什么反而是孩子在安慰爸爸?”

儿子的两个问题,让我心头一热,但我并不想给他过多地解释。我对儿子说:“有时候,孩子会变成大人,而大人也会变成孩子,这或许叫角色互换吧。”

F 凡人一叶 anrenyiye

幸福账本

□林怡静

老屋搬迁,我在阁楼的樟木箱底,看到一本硬壳笔记本。本子的蓝布封面已洗得发白,四个褪色的红字却还清晰——家庭账本。翻开,一股旧纸张的、混合着淡淡霉味与烟丝的气息扑面而来,像是时光被压实后忽然释放的叹息。

账本从1985年记起,那时我刚出生。最初的条目是铅笔写的,字迹工整得近乎拘谨,“九月七日,

购‘英雄’牌奶粉一袋,三元二角。肉票换鸡蛋五枚……”我几乎能看见年轻的父亲,如何在灯下咬着铅笔头,为这项“重大开支”反复掂量。那时的日子,是可以分角来计量的。一毛钱一包的盐,五分钱一块的豆腐,像珠子般被他仔细串进日子的绳索里。

墨迹随年月渐深,成了蓝黑墨水。账本里开始出现我的名字:“为小儿购《新华

字典》,一元五角。订《儿童文学》半年,四元八角。”数字旁边,偶尔会有极小的批注,比如在“交学杂费三十元”后,用蝇头小楷写着:“值。老师夸作文有灵气。”这哪里是记账,分明是一个父亲,在笨拙地收藏孩子成长的风声。家里的烟火,便从这些条目里升腾起来:添了一台“红灯”牌收音机,是母亲夜里纳鞋底的伴;买了一辆“永久”牌自行车,父亲载着我,

车铃响彻整个童年的黄昏。

翻到中间,有一页的纸张格外皱巴,像是被水浸过又晾干。那页记着:“三月十二日,妻病,住院押金一百元。借王叔五十元。”日期下方,有大片无字的空白,只有墨水洒开的、沉默的晕痕。我抚摸着那片凹凸,忽然懂得了父亲那些蹲在门外沉默抽烟的傍晚。账本不语,却记下了生活最沉的砝码。

J 精粹短文 ingcuiduanwen

过年换相框

□由国庆

上世纪80年代前后,一张黑白照片,尤其是尺寸稍大的合影照,仍是金贵稀罕,所以当时的人们非常珍惜每张照片,常会夹在本子中、装在镜框里悉心收藏。小时候,我家像大多数家庭一样,墙上挂着两个相框,镜框的尺寸如同现在的《今晚报》大小,里面工工整整贴着几十张照片,亲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亲切、和蔼、迷人的微笑。相框也是昔日最好的家庭装饰品之一,也可谓展现家风的窗子,当亲朋好友、乡亲邻居来串门,往往会先望一望、夸一夸相框里的照片。

每到春节前,妈妈常打发我到文具店买一大张粉色的或玫红色的纸,彩纸买回来便要重新整理、换装相框了,与那“总把新桃换旧符”和鸣一曲。记得相框里有一张1963年爸妈在鼎章照相馆拍的结婚照很漂亮,照片上,爸妈特意挽起衣袖,露出手表,妈妈说,那是

成家时最值钱的物件,是攒了几个月工资才“狠心”买的,其他仅有一张木床、一个“联二”桌、一个旧木箱而已。相框里还有几张爸妈年轻时的留影,以及我们儿时的小照——我似哭非哭的“百岁儿”照仅一寸大小,我骑在公鸡造型小凳子上目光凝重的照片也不过二寸。这些照片天天挂在墙上,看着也算好玩吧。

爸爸自1965年便赴新疆支边,条件艰苦,不见得每次过年都能回家,所以一家人聚少离多,当然没几张像样的“全家福”照,相框里也显得有些“清冷”。记得1974年春节前爸爸坐了六天火车回来了,妈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到照相馆拍了一张“全家福”。几天后照片取回家,见照片左下角还装潢着图案与文字——伟大的祖国欣欣向荣!我们都爱不释手,妈妈第一时间把难得的新照片换进相框里,并贴在了正中

位置。新年相框显得格外圆满,妈妈说这才是真正过大年啊。此后,每逢爸爸过年回来,我家都要去拍一张“全家福”,且都会被端正装进相框里挂起来。这样,即便是年后爸爸再次回疆,我们望着光亮亮的相框,也总有一种团圆的暖意。

1983年夏天,爸爸终于调回天津工作,全家人无比开心。但天有不测风云,转年妈妈做了两次手术,待她痊愈后,我们专门去拍了第一张彩色“全家福”照。彩照在当年很时髦,据说是送到香港冲扩,大致一个月后才返回来。就这样,彩照首次贴在了我家的新春相框里,妈妈还特意让我换了新的大红衬纸。除夕之夜,锃亮的相框玻璃映照出妈妈忙着铺新床单的背影,仪式感满满——过年喽!

接续生活越来越好,各种照片越拍越多,相框很快由一个扩展成两个,照片挤

挤插插,一如那年月蓬勃发展的日子……

悄然间,花花绿绿的相册遍销市场,人们家里的木框相框纷纷被摘下,换成了铝合金框的美女明星画、四海风光图,春节贴年画之时更是五彩缤纷,热闹非常。原来那些老照片呢?“命运”好点儿的被收进了相册,而许许多多则落了灰,或无声无息地消散了。

如今,海量的电子照片皆在“云端”,已鲜有人会想起过往家里挂过的老相框了吧。可我发觉,老相框、老照片其实很实,实到可以天天看着它,实到逢年过节为它拭去灰尘,温故知新。老相框又好似时光匣子,尤其在过年之时更似能听见昔日的脚步声,它承载着温暖的记忆,还有对亲人的思念。老相框里没有“岁月神偷”,照片中的笑容依旧如初,笑容里俨然能看见一条岁月之河静静流淌——又是一年春来到!